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

第五十回 水面初平雲腳底

衣紅等人找到了「人性論」的原稿，杏娃也找到「九五之尊」的程式入口，此行總算大功告成。他們坐在上城公園中、一個地勢較高的露天雅座，品嚐著濃郁的巴西咖啡，悠閒眺望著山城外數里處，一片湛藍的太平洋。姜森急著要回家看望湯姆，雖然已經打了幾通影音，他始終放心不下。湯姆在影音上一見衣紅，便眉飛色舞，滔滔不絕，並要求衣紅原諒他在水晶宮的糗事。

衣紅說：「哪有什麼糗事？我的計謀便是故意把你留在車上。」

湯姆說：「我知道妳在安慰我，可是我現在長大了，知道是非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好極了，快告訴我，那個地獄王是是還是非？」

湯姆一臉迷惘：「地獄王是是還是非？」

衣紅說：「換句話說，他是好人還是壞人？」

湯姆想了想，笑道：「是好人！」

衣紅大異：「奇怪，你怎麼知道他是好人？」

湯姆說：「我猜的！」

衣紅又問：「你怎麼猜他是好人？」

湯姆得意地說：「我知道妳喜歡說反話，地獄王很壞，所以我猜他是好人！」

姜森走後，衣紅提議再去好好吃一頓。

文祥說：「妳是真好吃，還是想出我洋相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怎麼和湯姆一樣行，一猜就猜到了？」

「妳放心，姜森不在，妳摔也摔不出我一句話來。」

「不行！你一定要好好介紹一下各種佳餚，否則我不去！」

「哪有這種事？」

「你說嘛！同意不同意？」

「其實我所知也很有限。」

「很有限？多有限？」

文祥只好老實說：「大部分是吹給姜森聽的。」

衣紅滿意了：「哼！這還差不多！那我就姑且饒了你吧！」

左非右問：「不然妳要怎樣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然我們就到非洲吃烤蝗蟲，看他講得出什麼鬼話！」

大家正談天說地，眼前陡然一亮，一個俏麗的人影闖入眼簾。左非右第一個站起來，笑容可掬地說：「法蒂瑪！妳怎麼也在這裡？」

法蒂瑪跟大家打了招呼，微笑道：「信眾走不動了，祭司只好來背人！」（若為意譯，應是：『廟裡沒有香火了，和尚只好下山化緣！』）

左非右又問：「妳怎麼找到我們的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們康東布雷信徒就是一個最好的情報網。我還知道你們在聖方濟教堂找到一個石頭盒子，盒子裡有一本書，書裡面有上天堂的路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天堂路上有個仙子，名字叫做法蒂瑪。」

法蒂瑪又接道：「再往前面走，是一個瀑布，四個石頭人坐在那裡！」

衣紅跳了起來，其他三個也都相顧愕然，四雙眼睛盯著法蒂瑪，好像見鬼一般。衣紅問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法蒂瑪好整以暇的說：「我說我看到妳們坐在瀑布下！」

「不可能！」

「你們全都淋成了雨林中的猴子！」

「雨林中的猴子？」

「是的，在雨林中，每遇大雨，猴子便呆坐不動，淋得全身濕透！」

四人互相對望了一下，那裡是他們的禁地，只存在各自心靈中，怎麼會被法蒂瑪看到？但是她舉證歷歷，不可能是胡猜！

衣紅坐下來，把法蒂瑪輕輕拉到身邊，慎重異常地問：「老實告訴我，妳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是在大週天裡看到的！」

「大週天？妳真的拿到錦囊了？」這回輪到左非右跳起來了。

「是的，在大週天裡我遇到幾個仙女，一個說你們在小週天裡，說什麼三尸……唔，三尸元神已經化去，還有很多話我聽不懂！」

「妳怎麼到大週天裡？」左非右緊逼不捨。

「我是隨師父去找薩赫丹，結果他們打起來了，我在薩赫丹搶來的箱子裡看到一塊石頭。我只瞄了一眼，就不知不覺進去了。要是你們在場就好了，他們說了很多話，好像與這個世界有關係，可惜我一句都不懂。」

左非右急問：「那塊石頭呢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說我要回來，石頭就不見了。」

左非右失望地說：「不見了？」

法蒂瑪點點頭，說：「不見了。」

文祥見左非右一反平日遊戲三昧的神態，便問他：「左兄，你知道大週天是什麼嗎？是不是對你很重要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大週天本是打坐的法門，是用真氣導通奇經八脈。道家的說法是，修道士必須服食煉養，吐納修身，直到能導通大週天，就有成仙的指望。」

文祥說：「你在追求仙道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不是，但是我有個師兄，就是上次我和小風去成都探訪的那位錢昆。他是師父的大徒弟，他修的是『山術』。我師父有五門絕活，稱做『五術』，指的是修仙和武技的『山術』，濟世助人的『醫術』，供殘障人謀生的算『命術』，判斷面骨的『相術』，以及判斷宇宙真實的『卜術』。大師兄山、醫皆通，也是因為所學太雜，人又心高氣傲，在一次打擊下，一蹶不振。數十年來，他一直沉迷在幻夢中，師父也不理他。我求了好多次，師父只說：『你要救他，自己去救！』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們去看錢昆時，他正在做夢，我們在車站等他。他醒了以後，還怪我們礙事，說他快要成仙了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這句話他說了二十年，現在成了夢仙！所以我一聽到仙術就有興趣，說不定可以救救我大師哥。」

法蒂瑪想了想，說：「不知道是不是我聽錯了，在大週天中，有個精靈說，那些迷者都是宿孽。如果有人為誰積了足夠的功德，她可以放那人回去。」

左非右眼睛一亮：「真的？妳沒有聽錯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想來是不會錯的，我們修行時所練的第一種能力，就是背誦經典咒語，『孽障』這個咒語我聽不懂，還特別問了電腦，印象很深。」

左非右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可惜那大週天與我無緣，又給錯過了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未必，那位仙子說，給我保留了一次機會。」

左非右興奮地問：「保留了一次機會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是的，先前我還以為是個幻境，因為一回到人間，石頭就失蹤了。那時法蘭德司的紫瘴毒霧正衝著我來，想不到那塊石頭雖然不見了，威力還在，紫霧剛接近石頭的位置，就被撞翻在地。法蘭德司灰頭灰臉，最後落荒而逃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是說那大週天真有神通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是的，不信我可以帶你們去看看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去看看？法蒂瑪！妳太小覷這種千載難逢的機遇了。妳留著吧！說不定哪天能救妳一命哩！」

法蒂瑪搖頭說：「我用不著。」

左非右轉了話題，說：「法蒂瑪，妳有事來找我們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沒事，只是想告訴各位有關大週天的事，同時跟你們多聚聚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好極了，那妳帶我們見識一下薩爾瓦多，可以嗎？」

風不懼是個死心眼，問道：「大週天的事呢？法蒂瑪不是說還有一次機會嗎？說不定真能救錢師兄！」

左非右深知這種機緣難得，法蒂瑪只剩下一次機會，就不便再提。當下聳聳肩，說：「這種事誰知道？別浪費了。法蒂瑪，哪裡好玩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曬太陽，我們都想把皮膚曬成古銅色。曬的時候感覺很舒服，走在路上，別人的眼光也讓你心理快樂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有更好的方法，我會按摩和化妝。」

法蒂瑪笑說：「那不如上理療院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的技術保證比理療院的好！」

衣紅與文祥在一旁微笑，他們發覺左非右見到這位希克希克姑娘後，竟然活潑多話了。衣紅把文祥拉到一旁，悄聲說：「我想到一個法子，可以單獨和杏娃聊一聊。」

由於四人和杏娃共通，只要她一開口，大家都聽得到。衣紅不想打擾左非右，便以指語問：「杏娃，妳能把文字顯示在微機屏幕上嗎？」

果然在微機的靜電顯示幕上，出現了一些字跡：「當然能！我師父當年堅持採用靜電顯示器，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要顯示文字。」

在世紀初，顯示屏幕的技術以液晶顯示器最成熟，用途也最廣。後來分子工程大行其道，電離及靜電顯示異軍突起。電離顯示有多重優點，但電流功率較大。耗電較少的液晶屬於液態分子，分子間黏滯係數大，反應速度慢，而且顯示密度小。比較起來，靜電顯示器耗電最小，又是固態分子，無黏滯係數，每平方公分可顯示一萬點以上。

由於虛擬實境都採用電離式，為了共用傳播訊號，腕式微機的顯示器設計便有了三種選擇。不二老人選擇了靜電式，很多人認為那是錯誤的決定，甚至有人認為他不懂硬體。然而經過大量應用，靜電技術日益改進，到了利用人體溫度為電源的時代，其他的顯示器根本連啟動的可能性都沒有了。

文祥說：「別的顯示器也做得到呀！」

杏娃用顯示態：「少數幾個字當然可以，但我師父原是設計給電書用的。我可以提供你們一種功能，就是把字形顯示在微機上，再放大三十倍。」

果然，微機表面不過四平方公分大小，字數一多，就看不大清楚了。現在放大到一百二十平方公分，就像袖珍書頁一樣。文祥開玩笑說：「妳師父一定是看了這本小說，才這樣設計的。」

杏娃卻說：「不！他是先寫了小說，再來設計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為什麼妳以前不說？」

杏娃說：「請多多包涵！我以往只是個機器，不知道人需要什麼，不要什麼。後來超大屏幕的液晶顯示器成功了，大家都不再用錶面顯示器，我也忘了這有什麼用。」

衣紅高興地說：「那妳已經把『人性論』讀通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還早哩！我打開九五的程式入口，才知道師父給我留下二百五十六道題目，沒有做完是不可能過關的。」

衣紅問：「二百五十六道題目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沒有說清楚，在每道題目之上，又有二百五十六種排列方式，再上面還有二百五十六種應用參數，最後要與六十四種概念分類合用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懂了，妳師父用的是四組字元，相當於二的三十二次方種編碼。老天！妳要花多少時間瞭解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算什麼？整個人性庫中全是這種結構，共有一萬多種，都是介面與介面間的關係。我計算了一下，起碼要三個月，才能全部排列一遍。」

衣紅咋舌道：「連妳都要花上三個月？等於光在太陽系中繞了幾個來回！妳師父是怎麼設計的？」

文祥說：「其實，對編碼的人來說，不過把規則釐定好，重要的是理念一定要清楚，至於全部的排列組合，當然需要實際驗證，我相信其中大部分是不可行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文祥說對了一半，據我現在的瞭解，人性的組合是以拋物線方式展開，最終必然和宇宙進化的曲線不謀而合。只是基於人的時空限制，所以大部分的機遇並沒有發生，或者是太短暫了，人無從察覺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妳認為妳師父的設計完整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是在我師父的理念下設計出來的作品，我只能以他的理念瞭解一切，這就是主觀。我現在終於瞭解了，智慧不是主觀能界定的。因為任何人都有主觀認知，又有主觀的利益立場，永遠只願意看見自己的對、別人的錯。師父要我經歷人際間種種贊成、反對，有道、無道，群體、個體的客觀立場，就是追求完整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那恭喜妳囉！」

杏娃說：「什麼呀妳我的？我們是一體。只是目前我忙於師父留下的作業，想參透要花時間，所以不能常常陪你們聊天。」

文祥忙說：「好，以後若沒有重要的事，我們也不會打擾妳！」

由於杏娃是用顯示屏溝通，所以沒有驚動他人。左非右與法蒂瑪討論了半天，最後決定還是去海邊曬太陽。衣紅向文祥使了個

眼色，說：「你們去吧！我們累了幾天，想休息一下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奇怪！吵著要慶祝的也是妳，好不容易決定了，妳又要休息。」

文祥也說：「你們先去，我要和衣紅談談。」

左非右以為他們想私下談心，便說：「好！那等會兒見。小風，我們走！」

衣紅忙說：「風哥，有件事我還要和你商量。」

風不懼剛站起來，聽了衣紅的話，便說：「左兄，你們先去吧！誰知道衣紅還有什麼花樣？我隨後就來。」

等左非右和法蒂瑪走遠了，衣紅才說：「風哥，你為什麼要去做電燈泡？」

風不懼一頭霧水：「電燈泡？妳的意思是我該躲起來？跟他們去是電燈泡，在這裡不也是電燈泡嗎？」

文祥笑道：「就因你頭腦清楚，禪師才派你跟著紅妹走，怕她看錯人了。」

衣紅對風不懼點頭道：「當時就是在你這個燈泡下才看到他的，你千萬別走開，讓我看個仔細。」

風不懼還有些懷疑：「法蒂瑪真的喜歡左兄嗎？還是你們猜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有什麼分別？法蒂瑪也夠可憐了，讓她高興高興也好。」

左非右和法蒂瑪走到巴拉的海灘，這裡經過當局整頓，已經修了一條外環波堤，面積大約有十公頃，水深不過兩三公尺，沙灘斜度在千分之一上下，是一處絕佳的嬉水勝地。現在已經沒有假日與工作日之分，每天遊客總維持在數百人上下。偌大的海灘，稀稀落落的遊人，卻也保住了幾分寧靜清爽。

法蒂瑪脫下長袍，又把一串串珠鍊從脖子上摘下來，堆在衣袍上。

左非右只覺得眼前一亮，幾乎看呆了。法蒂瑪不僅容貌俏麗，身材也是一等一。真可謂多一分則嫌胖，少一分就顯瘦。

法蒂瑪嬌羞不已，她雖然年約五十，而且未經整容，但天生麗質，長時期的修行過程中，七情六欲不生。再加上道法本有滋養作用，肌膚細嫩緊密，看上去完全是一位二十歲的姑娘。

法蒂瑪偶而也和信眾同樂，但是信徒對她敬若天神，從來不敢正視一眼。左非右這時的眼神，雖然沒有慾望，卻洋溢著欣羨之情。法蒂瑪心中怦然，全身驚扭，她一慌張，忙拉起衣袍，又將全身密密裹住。

左非右這才知道失禮了，嚇得忙對杏娃說：「快告訴她，我只是看呆了，對她沒有一絲不敬的意思！」

杏娃說：「你放心，她知道，她只是神做久了，沒有關係的。」

左非右料不到杏娃會說出這樣的話來，遠在岸上的衣紅也拍手叫絕：「杏娃！妳什麼時候變成專家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人性論中有所謂生理反應，有一百多道習題，這是第四十六題。」

法蒂瑪一看左非右尷尬的表情，知道自己失態了。她正想設法掩飾，卻發現在拉扯衣袍之際，珠鍊已散落一地。

這些珠鍊極為珍貴，她在辭去祭司職位時，已將一些應該屬於祭司的移交給執事人員。眼前她所有的，都是私人用的法器，以及幾串師父傳給她的信物。

由於沙灘上極為潮濕，這些珠子又多屬高單位的分子電容器，每一立方公釐可貯存高達千伏、數兆法拉的靜電。法蒂瑪怕電流洩出，連忙抓起一串珠子，用衣角細細擦拭。左非右在一旁說：「法蒂瑪，我可以幫忙嗎？」

法蒂瑪嫣然一笑，立刻將手中一串交給他說：「好極了，快幫我把水氣擦掉，小心點，太濕了會漏電的。」

左非右是行家，他對電器素有研究，隨身還帶著保養的工具。他取出一塊乾布，撕了一半，遞給法蒂瑪，便坐到地上，仔細清理圓珠上的污漬。這些珠子不僅色彩勻和，光澤明亮，還散發出一種非香非麝、誘人心扉的氣味。左非右無意中聞到了，一股難以名狀的感受蕩心動魄，惹得他紅潮直湧雙頰。

法蒂瑪見左非右非常在行，便移到他身旁，學著他的動作，細細清拭。這時左非右正將珠子移近鼻端，突然一陣哆嗦，不意碰到了法蒂瑪。如同靜電相擊，大自然的生命力，在兩隻萬里游返的鱗魚間，那一剎，天地交泰，一種永恆的能量釋放出來了。

法蒂瑪立即感受到那股震撼，在一陣猛烈的衝擊下，身體頓成透明的空架子。感官無限擴張，急劇暴脹，剎那間已融會成宇宙的一部分。在她心中，是泛濫的狂喜，是無邊的安慰，是生命最圓滿的充實。

左非右有過魚水之歡，感受又大不相同。他一看法蒂瑪如死欲仙的神情，立刻觸動了內在的核心，一股生機無量地爆發。在極度顫慄中，全身精力由尾閭直往上升，衝破層層玄關，所有的神經在極度亢奮中，得到了最徹底的解放。

這本是生命的交接過程，在動物界，連最原始、最簡單的生命體，都具備這種生機的動力。一旦時機成熟，這股力量就會令生命體閉塞了個體安危的感覺，驅向生命傳承的使命。在這個時刻，生命體往往面臨生死存亡，危機陡生。

但是生命整體的動力往往大於個體，所以個體會發展出這種激狂的感受，以維繫生命的傳衍。到了人類，又具有另一種生命，即精神、意志與認知的抽象機構。這種機構以一種「場」的形式（有如電場、磁場）存在，迥異於生命體呈現的「物質」。

物質與電磁場是「體用」關係，人的生命機體與精神狀況也是一種體用關係。物質的交接承襲需要電子的接觸，而場的交接傳承就在時空之中。

根據量子力學的實驗證明，電子是個「波包」。如果能量小，就具有波的性質，能量大，波包就集中，而呈粒子狀態。電子的能量限制在一定範圍中，是稱軌道，以蒲朗克常數為量子能階。生命亦然，有無數個能階，低能階相當於原子的基本態，在那種狀態下，生命不過是單純的生命現象而已。

電子隨著能量的增加，能階步步升高，在能量變化中，可以放出大量的光子或其他射線。這種現象即為電磁場作用，也是生命現象的影響作用。宇宙中萬事萬物皆不外乎這種模式，能舉一而反三，知一而達萬，就是智者。

物質是電子與核子維持穩定位能時的一種現象，而電磁場則是電子的抽象結構，其能量越大，受物質的影響就越小。同時，電磁場的能量，可以輕易轉換到任一適合的物質體上。是以在宇宙中，物質體有聚散存亡，而電磁場卻永遠充斥存在。

人也具有相同的性質，能量大的人，意識清楚明確，有如粒子；能量小的人卻有如水波，彼此相互干擾，沒有絕對的界限。人生就是人的軌道，量子能階則是社會現狀，人的作用隨著能量的高低及軌道的位能而定。人體有生死存亡，人的精神思想則能永存，一代一代地作用在人間。

因此，物質界的交替必須仰賴生命誘力的驅動，而精神界的延續卻不過是「場」的能量而已。同理，物質體必須以性的誘惑來完成傳種接代，而傳種接代也只限於物質界。相反的，精神體是自由的，只要有共同的頻率，就可以產生共振。

所以，最高階的溝通，已無所謂性別，甚至不分遠近古今中外，只是一種共振，人稱之「神交」。而在物質體與精神體的過渡間，尚有一種中層能階，稱為靈界，它居於神人之間。左非右與法蒂瑪適才所到達的境界，正是所謂的「靈交」。

對一個修道人（包括所有禁慾的宗教）來說，最高境界當然是神交，但那要有足夠的根性與機緣。一般修道人多有靈交的經驗，這不僅是正常的，而且是過渡到神交的管道。但若沉迷於「交」而忽視「靈」，則是管道阻塞的孽緣。

其實一般人也有「靈交」的經驗，是為「夢交」，嚴重失控的則會「夢遺」。人在不瞭解靈交作用時，經常會追求實際的性交經驗，如果性交感覺強過靈交，人就會被扯回物質界。反之，人會向精神上探索追求，最後達到「神交」。

左非右雖然不明其理，卻明確感覺到，以往所有的瘋狂行為中，總有些許不完美的地方，以致一耍再耍。這次他徹底解放了，他得到了他想要的，好像那原本就屬於他，卻等了一輩子，直到這一刻才擁在心懷。其實，也不只是左非右，任何人都很容易分辨出來，什麼是飢渴的滿足，什麼是永恆的知足。

良久，兩人雙雙回到現實，法蒂瑪大方地伸出手來，滿心感激地用力握住左非右雙手。他眸子濕潤，一言不發，默默地吸吮著法蒂瑪散發的光輝。

法蒂瑪輕輕將手抽回，繼續剛才未完成的工作，左非右也撿起地上的布條。兩人的內心世界全然改觀了，但他們畢竟不是凡人，領受了這樣巨大的震撼，從外表上看，他們和方才沒有絲毫分別。

左非右擦拭著一串白玉珠鍊，他注意到最尾端那粒，與其他珠粒有些微分別。普通人無從分辨，行家卻是一看就知。他問法蒂瑪：「這串珠子是做什麼用的？」

法蒂瑪看了看，說：「是我師父給我的信物。」

「做什麼用的？」

「大概是貯電用的吧？」

「貯電做什麼？」

「那我就知道了。」

「這是一個短波發射器！」

法蒂瑪立刻聯想到另一件事，她身邊還有一串紫色的，是師父給她的法器。她撿起來，遞給左非右說：「你看這個呢？」

左非右一看，除了大小及色澤有明顯的差異外，這兩個幾乎是同一型號：「這兩個一模一樣，都是短波發射器。」

法蒂瑪臉色一變，一把搶過珠子來，同時做了一個手勢，示意左非右坐在原地，不要說話。然後她站起來，東張西望了一會，把珠鍊掛在頸上，慢慢走到水邊，一下子就跳進水裡。等她再起來時，那串紫珠鍊竟然不見了。

法蒂瑪快步跑回來，連說：「快把東西拿好，跟我跑。」

左非右知道法蒂瑪這一連串古怪的動作，一定與那具發射器有關。他立刻撿起衣物，與法蒂瑪邁步便往來路跑。

一直跑到一個穹石旁，二人已經上氣不接下氣，法蒂瑪喘著氣說：「我.....會坦白.....告訴你，一切和我有關的細節。請相信我，我們已經是一個人了，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，只是現在時間緊迫，我來不及解釋。你知道有什麼安全的地方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最安全的是回去跟他們在一起。」

法蒂瑪緊張地說：「恐怕來不及，但也只能這樣了。」說罷，她用乾布包裹珠鍊，選了一個石縫，把布巴塞進去。繼續說：「我的師祖非常惡毒，常用各種法器控制門下，這些珠子很可能就是用來控制我的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丟了就是，怕什麼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有這麼簡單就好了.....」說到一半，她突然全身顫慄，目光呆滯地望著前方，一隻手緊緊抓著左非右的右手。

左非右大吃一驚，隨著她的眼光看去，只見一個淡淡的影子，漸漸凝聚成形。不一會，出現了一個身材高大，披著黑罩袍的老者。

左非右想起地獄王出現時，也是這種方式，知道這事不易善了了。

「法蒂瑪！是你自己把這小子趕走，還是要我動手？」

聽那聲音，正是師祖，法蒂瑪頓時全身直冒冷汗。不論她怎樣敢作敢為，師祖就是師祖！也不論她是什麼人種，何種身份，哪個立場，在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上，欺師滅祖是世人不齒的行為。

「徒孫拜見師祖。」法蒂瑪不得不行了一個大禮。

「還好，妳還聽得出我的聲音來！這個小子呢？」

「他是徒孫的親人。」法蒂瑪壯著膽子說。

「什麼親人？妳已經沒有親人了！」

「他是最親近的人，我們已經不分彼此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老者勃然大怒，斥道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法蒂瑪傾身靠向左非右，牢牢地抓著他。左非右心有靈犀，將她緊緊摟住，同時用指語向杏娃求救：「我們有難！」

杏娃說：「快用飛雲梭！」

左非右一面準備，一面附耳對法蒂瑪說：「不要怕，有我在！」

法蒂瑪得到他支持，勇敢地對師祖說：「我說我們是一體！」

「不可能，我一直在監視妳的每一個動作！」

「就是剛才！我們是在靈魂見證下完成的！」

「妳好大的膽子！我就是看中妳的童貞，妳卻在不到半天的時間，就把它交付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外人！」老者鬚髮突張，大吼道。

法蒂瑪明白了老者的心意，甚是不齒。抗聲道：「我只是拜清水長老為師，可不是出賣自己！你是我的師祖，怎麼說出這種話來？」

老者急怒攻心，暴喝一聲，手一揚，一叢光雨無端從天而降。只緣這沙灘是觀光區，上空有當局的防護，光雨落在電離罩上，宛如無數流星乍然撞擊到玻璃罩面，火樹銀花，煞是壯觀。

老者本非弱者，只是一時失算，見上空有電離罩相阻，便改用攻心術。他全身抖動，霎時三人所在之處黑煙四捲，他喊了一聲：「法蒂瑪！過來！」她全身酥軟，四肢乏力，一下子倒在左非右懷裡。

左非右已調動飛雲梭，只見金光一閃，梭已現身，他抱起法蒂瑪，即時跳進梭裡。法蒂瑪扎掙著，口中唸唸有詞：「若夢若幻.....似愛似.....恨.....」

在另一處，衣紅、文祥與風不懼聽到左非右求救聲，已急駕飛雲梭趕到。

這時在雲梭之外、黑煙籠罩處，一老者正高聲狂呼。一男子抱著一女子，在一道金光保護下，衝進飛雲梭內。同時，紅塵又漫天滾來，轉瞬間紅塵黑霧盡散。

老者右方又停了一架飛雲梭，二男一女從梭內跳下來。

衣紅一下飛梭，文祥立時舉起右臂，在一道微弱卻明晰的祥光保護下，三人走近老者，文祥開口道：「教主久違了！」

老者感覺到面前情勢陡變，飛雲梭不過是一種交通工具，但它出現的方式，卻是標準的能量挪移大法。而且是由無形到有形、有形再轉無形，一氣呵成！老者極為識貨，這種能量挪移技術，是他生平僅見。更令他心驚的是，左非右與法蒂瑪才剛消逝，卻又變出三個人來。此地是當局的勢力範圍，他自知難敵，今天一定討不了便宜。

這位老者就是真理教教主亨利·紐曼，文祥認識他，他卻想不起文祥是何方神聖。以他的身份而言，這種事其實算不上什麼。可是他素來自詡為宇內第一高手，居然連對方這樣的高手都不認識，豈不是標準的孤陋寡聞？

「喂！你們把法蒂瑪弄到哪裡去了？」他只好顧左右而言他。

衣紅一聽，知道二人已逃出魔掌。再看看亨利的神情，心裡有數了：「我倒要問你哩！我們一來，他們就不見了，我們有當局的錄影為證，你賴誰？」

「咳！別用當局來唬我！」亨利恨聲道。

衣紅說：「我不是唬你！我可以命令當局，以現行犯將你移送法辦！」

亨利哈哈大笑：「小姑娘！顯然妳不知道我是誰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當然知道，你是真理教教主亨利．紐曼。你是意識流的宗主，手下有嘍囉一大票，我沒說錯吧！」

亨利怒極，說：「妳是什麼字號！膽子不小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叫衣紅，是蒙古種葛衣族人士，今年一十七歲，再過些時，就……」

「給我住嘴！」亨利氣得發抖。

「喂！你太不尊重女權了！為什麼不自己住嘴呢？」衣紅回道。

「妳這無知頑童！看老夫教訓妳！」正說著，亨利一揮手，一團黑煙就朝衣紅捲去。哪知她面前似有一片玻璃帷幕，黑煙東突西竄，就是鑽不進去。

衣紅大叫：「電腦怎麼當機了？杏娃！妳怎麼容許他在這裡撒野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在議會的背景實在太強，我不能輕舉妄動。但我會全力保護你們，以免受他意識的控制，其他的妳看著辦吧！」

亨利嘿連聲：「哼！電腦，天下最笨的機器！且讓妳看看機器能奈我何？」

衣紅奚落他道：「老先生，你這樣不累嗎？不要等會連鼻孔也冒黑煙了！」

亨利見無法控制她，大為訝異，他把意識控制混入對話中，慢聲說：「衣紅啊！我的鼻孔冒黑煙？妳在說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說黑煙太難看，老先生不如冒冒火！」

亨利真火大了：「我冒火？天下哪有人冒火？又不是搞雜技。」

文化不同，暗喻的方式也大相逕庭，衣紅反幽了自己一默，只好說：「電腦最喜歡看熱鬧，有人發煙冒火，他看呆了，所以暫時不抓你！」

亨利冷笑一聲，又加強意識力，說：「衣紅啊！妳小孩子不懂事，電腦憑什麼抓我？妳倒說說看。」

衣紅好像一點感應都沒有，說：「憑你污染空氣，空氣整治法第三百條。」

亨利說：「那些都是騙純潔兒童的，我有各種豁免權，誰都拿我沒法子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這麼老，要豁免權做什麼？」

亨利說：「做什麼？免得被機器欺負呀！我口袋裡有一半人類議士的靈魂！」

衣紅說：「咦！奇怪？若傑也是這樣對我說！」

亨利驚異地說：「妳認識若傑？他是我的徒弟！」

衣紅刮著臉羞他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偷了徒弟的名單，沾他的光，不害臊！」

亨利怒道：「混蛋！買通議士是我的計劃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何必呢？若傑那小子撒謊已經被我拆穿了，偏又來一個。議士多麼清高，誰能買通他們？空口說白話算什麼？你唸得出一個議士的名字就算不錯了。」

亨利久攻不下，已經丟臉丟到家了，口舌上處處吃虧，偏偏人又在當局地盤上。他帶得進來的，只有無質無形的意念，用意念控制的能量有限。雖一再設法用意識力影響衣紅，想不到這女孩的意識就像空氣一樣，動起來是一陣飛砂走石的狂風，停下來卻又不知鑽到何處去了。

亨利腦筋一轉，再熬下去也難討好，要報此仇，只有在電腦勢力範圍外。只要她離開電腦城，哪怕她再嘴尖舌巧……

「行！妳真想見識見識，我們就到詹姆士．克拉克議士家作客吧！我保證讓妳大開眼界，嚐嚐權勢的滋味，妳敢來嗎？」

「嗯？詹姆士．克拉克！他是誰呀？住在哪裡？」

「妳不認識？他是連任三屆的人民議會資深議士，二〇二四宣言的起草人之一，住在E E G〇〇四N五二號電腦城。」

衣紅痛快地說：「且當你說話算話，就十一月四號吧！我的日程排得很緊。」

「行！說話算話！」說罷，一陣旋風，亨利不見了。

表面上衣紅是輕鬆應戰，其實真讓人捏了一把冷汗。亨利的意識控制力很強，杏娃一再加強衣紅與文祥的生理激素，這才鎮住了場面。

所幸亨利先掛免戰牌，再撐下去，只要給亨利看出一絲端倪，衣紅的小命就難保了。亨利一走，衣紅全身虛脫，文祥連忙一把抱住她，兩個人摔成一堆。

在雙方鬥法時，風不懼已悄悄回到飛雲梭上，那是三人原先商定的策略。杏娃曾預先告知，對方是當今最強的敵手，大家決定由衣紅出面挑釁，文祥負責用佛珠保護。如果情勢不妙，立刻由風不懼駕著飛梭，將二人救走。

料不到風不懼身在梭中，意識卻已受制，神智不清。衣紅還能強打精神，只有文祥，天生是塊無動於衷的材料，亨利連用了三個分身，偏偏文祥念中只有一個「阿彌陀佛」，連一根針都插不進去！

休息了好一會，衣紅好不容易喘過氣來，連呼：「好險！好險！」

「我也覺得很累。」文祥說。

「奇怪！我不知道到哪裡去了。」風不懼也恢復過來了。

三個人交談之下，才知道這位魔王果非浪得虛名。

「我記得在火星上遇到他時，沒有什麼了不起嘛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都上了他的當了，我最初也不知道他有好幾千個分身。你們在火星上見到的，只是一個普通人的分身而已。」

文祥說：「為什麼要普通人的分身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因為整個太陽系的網絡全掌握在我們手中，我猜他是利用分身做情報網絡，就和我們的衛星差不多！」

文祥歎道：「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！用人做衛星！」

杏娃說：「這就是他的智慧所在了，難怪他自認有本事推翻我們。」

文祥說：「他不是和外太空有聯絡嗎？說不定他就是外太空生命的分身哩！」

杏娃說：「目前我連對人類的瞭解都不足，沒有能力判斷其他的。」

風不懼問：「左非右呢？杏娃，妳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也是我的問題，很奇怪，連那一艘飛雲梭在內，我們完全偵測不到他們的任何訊息。」

文祥說：「不可能吧！連飛雲梭都找不到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呀，梭裡有特殊的通訊定位系統，每隔半個小時會放射出微量帶有印記的迦瑪射線，可以穿透地球直徑。可是，他們已經失蹤四十分鐘了，我們查遍了太陽系，一點訊號都沒有收到。」

文祥說：「你是說，飛梭已經不在地球上？」

杏娃說：「說得確切一點，不可能在太陽系半個光時以內的任何地方。」

